

簡 天琪

一九九九年生，就讀於中山女高二年級。喜歡文字，喜歡音符，傾心於各種瑣碎聚集在一起的飽滿感，總是渴望鑽到其中的縫隙，然後好好睡一覺。



賴床

陽光從玻璃花窗折射到床的一沿，微微睜開左眼，一片片琥珀色淡薄地貼在每一個飄揚的小塵埃，淺得宛如貓兒在屋頂上輕巧而不留痕跡的步履。伸出手輕點日色，那份金黃脆弱地一觸即碎，灑潑成了滿地的鵝黃。在鬧鐘擾人的高頻音調將空氣斬斷成二比一的氫原子與氧原子之前，我順手將鬧鐘好好地按上了靜音。再次將自己蜷曲成一點，窩在棉被裡，安安靜靜地。

覺得自己總是病懨懨的。

這個時段的人們似乎都特別惹人生氣。杯盤碰撞的匡噹聲響、支解瑣碎的人聲交談、填滿了客廳每個角落的新聞報導聲，將我的耳膜刮出了一道道赤色的傷痕。我將身體蜷得更小，「再讓我睡一下。」被窩裡的聲音微弱如同鼻息。我早就醒了，只是還沒有力

氣去面對這個世界。

講義上永遠只有亂七八糟的塗鴉，昨天似乎又草草已讀了好幾個人的訊息，考試永遠猜不到及格。覺得青春被現實壓成了薄薄的一張紙，整顆心宛如墜入水裡，再狼狽脫困後的沉重。無法喘息的負荷感，刺激我的每一個神經元，在腦袋鑄成了揮之不去的疼痛，於是我選擇沉溺在這片僅存的柔軟中。

對我而言，賴床是使我與現實脫離的唯一途徑。

在棉被裡貪睡的時光將生活區隔出一方禁地，沒有人進得來，亦沒有人出得去。也許終有一天，心裡頭數量可觀的蛆蟲會將我徹底蠶食鯨吞。屆時，我將成為名符其實的行屍走肉。

那樣也不錯吧？

晨光繼續上升，我無比安靜地被封印在這份恍惚迷茫中，浸濡在這片暖適溫柔裡，我開始像遭早風愛撫的葉片般微微顫抖，抖動得極為緩慢。聽見老舊床鋪底下的彈簧聲，可我沒有餘力，可以再垂釣睡眠，我瞪著慘白的讓人擔心的天花板，像是瞪著這個世界一樣，只是我已經捨棄對這個世界的任何掛慮了。

我開始不明所以地哭泣，開始胡亂地唱著不成調的小曲子，開始抓著空氣中的小塵埃，開始將日光剝瓣拆解，開始盯著窗上幾何圖形的花色，開始放聲尖叫——只是在心底，我怕驚動到了時間，他會驚嚇得更快的速度拔腿狂奔。

我躺在床上，我現在處在一個所有聲音都被陽光所吸收的世界，我在幽微中測量光線的厚度，慵懶得連轉身都不願意了。我之於現實，就宛如登山者之於高山症，因為趨近現實而反覆嘔吐、流淚，疲憊得連看光陰一眼都無法。

手機響了起來，朋友的一通電話，熟練地向右滑開。

「妳上課遲到了。」

「我睡過頭了，我剛醒。」

我聽見自己的聲音從乾燥的唇齒間響起，我知道自己此刻的雙手又將被金屬鐵環緊緊套住，可我無法對抗，我從床上起身，浮動的思緒擱淺在方舟般的單人床上。然後，我旋開門。

斑駁的光影，餘溫猶存的被子，就被我殘忍的棄置在五坪的小空間之中。

評審評語

本文從賴床一事切入，拉出敘事線索，作者心思敏感細膩，全文以充滿詩意的筆觸娓娓道來，首段尤充滿畫面感與卡通趣味，可愛俏皮有趣，正是少女心境、青春情懷之寫真，然文章後段筆鋒略轉，於極富個人色彩的獨白中，亦道出青春歲月的沉重無奈，令人嘆惋。全文雋永流暢，文字靈活，作者饒具才華與創作潛力，值得期待。（陳幸蕙）

得獎感言

僅僅是紀念某一天清晨的脆弱。真實的部分是為了面對現實，撒謊的部分是為了弔念回憶。在清醒的意志隨著咖啡因昇華之前，調皮地嚙了一口，滲出的汁液在稿紙上迴旋繞出了一些文字。謝謝媽媽，謝謝評審，謝謝每一個存在。最後，不免俗問一聲：可以再賴床一下嗎？

青春組 · 小品文類 佳作

吳 沈慈

討厭芹菜，討厭數學課，討厭萊卡材質。

喜歡綠色，喜歡美術課，喜歡無所事事。

我皮膚不好常常過敏又容易長痘，如果有人問我有什麼毛病，我會回答：「皮膚。」

